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
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
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
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
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



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
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
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
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
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
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
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如五聲十二律面友戰理尚秘者則虛焉如

頌之孝書與經同如類如噫秦縊狐蟻不
闕文者如類如博沒齒之類如甚秘而反闕之
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如諭脫不字之類如譌字者乃無辯如聖
干作不如至於言不訖如瘡傷如而事不屬如遷
斷參辰如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如而
舉失類如擊劔北賦莽如已什其手是使楊氏
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
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巨母
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
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
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
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
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
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
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遘會昌之旦敢忘釋
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旣沒微言即
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
儒網盡弛民極都焚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
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

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
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
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
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
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
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
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
昧唐陸德明云註旣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

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
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
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

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坐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
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
昧死詣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驢犯

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秘書著作
佐郎宋咸表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

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
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
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
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
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
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
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
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
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
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
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
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
相宋公_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

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篇目

學行

吾子

脩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寡見

五百

先知

重黎

淵騫

君子

孝至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
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違也請問蓋天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傳衡字
平子善機巧尤致思之天文陰陽歷算安帝
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遷爲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漢名臣蔡邕曰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

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
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
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論
曰崔爰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
化注撰碑文也

本朝元祐初蘇公頌進儀象狀曰古人測候
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
於內上布經躔以日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
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
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用是
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羲和之
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爲用也以察三
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

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
天儀銅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由
是而言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云云
見新儀象法要

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顏師古曰舛相背

大氏詆

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顏曰大氏

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攬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干撓火高反其字從乎○光曰光謂氏下脫不字

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象論

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咸曰白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

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

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

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倥曰倥侗未有

成類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倥與專同恣于情性觸

用聰明不開聞塞之謂○倥曰不能訓諸理

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也○倥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

以仁義禮智譔學行倥曰譔撰述也古或通

信之正理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倥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

言之次也倥曰能辨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

教人又其次也倥曰行性而言訖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倥曰欲廣

世德堂刊

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

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大倫也。○皆無此

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為下矣。○秘曰三

者無一斯。○或曰人美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

學已乎。○音求者皆不音做此。○曰未之好也

學不美。○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美

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

者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秘曰天

信智。○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秘

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道豈不在茲大儒也。○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

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秘曰金口木舌

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

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

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

復扶。○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

由於學故為無益。○秘曰孝經說曰性者生

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

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確諸有玉者錯諸

世德堂刊 易子卷二 三一

不確不錯焉攸用確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

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

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確盧紅切焉於處

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確則不能斷割雖有

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

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秘曰學而至道質

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確而錯之隨其

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德愚者學以寡過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

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章各盡其性分而

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

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秘曰止焉則止也

○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

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

斲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蠅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

螟蠅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是○咸曰螟蠅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

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

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秘曰

詩草木疏云螟蠅桑上青蟲螺贏細腰蜂言

螟蠅與螺贏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

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

光曰音真學音零學音學以治之其性曰治

思以精之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

改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不

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孔子

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

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

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

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

曰逢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逢蒙

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

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

不可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彼名也咸曰羿

般之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

一故揚荅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曰川有瀆

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賢之

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

世德堂刊
揚子卷一
名之或人問般弄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
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弄之徒猶川山周
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
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
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
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
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
一而已弄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
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
鑄歟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

為黃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金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或曰人可鑄歟曰
答以鑄人○光曰覲見也

孔子鑄顏淵矣
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
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
或人跋爾曰盲哉

問鑄金得鑄人
跋爾驚貌盲美也喜於問鑄
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

重焉○祕曰或人悟盲問妖妄之鑄
金得具體之鑄人○光曰跋子六切
學者所

以脩性也
祕曰性仁義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

也學則正否則邪
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
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世德堂刊
揚子卷一
六

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
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所知之時制命
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侗顓蒙此曰侗子者
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
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
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
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
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海過處仁迂
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
往昔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
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

遠也孝王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
○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
人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得其人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而師之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祕
道者多矣○光曰師者一開之市不勝異意
先正已而後能正人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開
然○光曰開下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開
降切勝音升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
必失貴

世傳堂刊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閱

猶言一卷也。一巷市之小人說各異必立師氏

人以平之一卷書之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

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大夫一人鄭云師習乎

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習乎

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先曰平皮命切習乎

習歎所玩習。○先曰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

異端之術。○先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

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

小道者亦况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

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

人之道明則於戲。○先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

異端自息矣。於戲。○先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

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習也。以習諸子之勝

於五經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

審而已矣。相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或曰焉知是而習之

之者尚以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

祕曰道家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

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大小之相形高

曰眾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先曰人苟盡學

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

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

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易子云

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
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
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
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
正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
壽一也○光曰仲尼雖或問進祕曰進曰水
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光曰為切曰有是哉滿
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
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或
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
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

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
鴻避寒而就溫學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
也不夫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
小而至遠大猶水請問木漸○祕曰易曰
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祕曰易曰
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

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
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
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
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
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
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
水之滿而後進也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

者歟斧藻猶刻柄丹楹之飾案楯也。祕曰

也文飾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衆人則異乎

乎觸情。光曰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賢人則異衆

人矣奉宣訓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

人矣祕曰賢者述之異於聖人則異賢人矣

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

人作之異於賢人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

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

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

別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

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柰如學者所以

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

求為君子也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

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

安能立其業○祕曰求 睠驥之馬亦驥之乘

也睠驥之徒也。光曰乘繩蓋切也。或

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難至。光曰顏子庶幾疑其

切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

矣吳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

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

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

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公子奚斯常晞

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

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有舄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

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所作○然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斯作閼官之詩故云然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

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

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而世不尚咸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

語爾雅荀孟之類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

末也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

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祕曰凡諸書

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

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

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

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

世不尚也

易

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
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
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
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曰大人之學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或
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得祿利而治之譬

猶耕獵不得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是獲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祕吾不覩

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

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
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
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
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
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
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
善之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不並見猶善惡
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
人徒也書曰推狂克念作聖○光曰比皮志
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
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
而不息則為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
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三

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鳥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秘曰鷓斯鴨鷓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鴨鷓之羣徒好賊

稻梁而已矣。○光曰鷓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所耻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

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戲相從飲食而已。

圭之富。秘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相白圭。言揚子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光曰宋吳本

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或曰先生生無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今從之。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

惟義所在。○秘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世德堂刊

世德堂刊

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梲稱或曰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猗頓曰

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

以為顏氏之親曰彼以其粗秘曰施顏以其

精秘曰奉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回顏豈劣哉○光曰粗干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

為邪屢空不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改其樂為正

量也秘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

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曰紆朱懷金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

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

內足不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

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假於金珠外物

爾乃說樂也○秘曰顏子樂或曰請問屢空

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以人以揚

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秘曰顏子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樂之有

大易堂刊 易子卷 五

也非此雖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然亦有苦

乎豈能不雖樂孔子之道曰顏苦孔之卓也

成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

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祕曰顏子

曰李本作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光

或人瞿然咸曰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

樂也歟祕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為祇

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

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

顏子悅而慕之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

所以為樂也

術業無心顏淵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

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

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

為心學術業者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當以顏淵為心

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

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祕曰據曰未之思

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

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

顏之徒誰止焉

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諸子祕曰異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咸曰微善也

乖離於圖微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微善也

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

曰圖謀也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譎吾子

微美○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諸家譎吾子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

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

○祕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或曰賦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或曰賦

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

牆填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如相

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

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

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光曰宋吳本無或曰霧縠之組麗

也○祕

曰字今從李本

或曰霧縠之組麗

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世德堂刊

矣。霧殺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或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劍

客擊劍之客。謂劍之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放蕩惑亂。○咸

劍使人狴犴。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咸

曰。狴犴當作狴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劍客之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囹圄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爾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

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犴或作狴

古今字。爾。○光曰。狴犴邊兮。切。或作狴。又匹迷

切。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或問景差

道。自防不至於用劍之為善也。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曰必也淫。言無

正也。○祕曰。麗以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猶二雅之作。○祕曰。一曰風。二曰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

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三

立法則辭人徒誇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入室必以

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

故語曰惡紫之亂朱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曰使白為黑惡紫亂朱曰明視問鄭衛之

難辨唯聰明者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

善視師曠善聽今不曰亦精之而已矣

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

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或問

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

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曰中正則

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曰中正則

鄭俱談道德而有是非何也

雅多哇則鄭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

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

宮商溫雅失之矣曰哇淫聲也五聲聲

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

○秘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

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

揚推大舉也○先曰宋吳本確作推今從李

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

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或曰女

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澹法度也咸曰澹亂也○必

屈亂正法屈原曰澹其泥而揚其波○先曰

濁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

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或問屈原智乎先曰屈

感之以陷於非僻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

者達

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

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尔○咸曰非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

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汗如玉之瑩矣然為上

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

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

矣丹青喻讒○秘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

之忠臣如玉如瑩也彼上官大夫子蘭之毀

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

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

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先曰音義曰

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

士

易

卷

三

五

一

五

一

五

一

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
 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
 不足言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其智也
 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
 〇秘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不足則質矣
 〇秘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
 史記曰子路志伉直〇光曰抗口浪切伉謂
 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咸曰
 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揚子曰
 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
 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
 虛過非也〇秘曰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
 據當時賦之賦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
 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
 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〇秘曰文質彬彬

〇先曰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
 尺證切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〇咸曰足

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〇咸曰足
 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
 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賦施之義
 也〇秘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
 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〇先
 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感威儀
 有德則為文章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
 無德則為澆偽法法歟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
 法法歟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莊子曰公
 孫龍辯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者之徒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鞞亦皆有法焉
 咸曰言某鞞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
 此〇秘曰椀當為椀椀刮摩也某鞞戲具器

用之未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先曰斷音短梳舊本作梳音緩又音欸○宋
曰梳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梳刮摩也言
刮摩皮革以為鞣○先曰梳當作梳呼願
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鞣
言圍碁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不合乎先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

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
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
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崩施也况

介丘乎
咸曰灑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先曰宋吳本崩施作灑迤今從李本崩力

紙切施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

乎
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祕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知眾

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山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

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

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

出耳○先曰惡音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烏下同沱徒河切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末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
安也
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祕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

類山崆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

入矣崆谷也。○祕曰崆宜讀如陘陘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

面精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

好矣○光曰崆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

言不可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祕

也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

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

哉吾獨有不由諸子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

之戶哉○光曰闕曰史乎史乎愈

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

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

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

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

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

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

○祕曰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

○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

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

異○光曰別彼列切下

士志堂刊 易卷之三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
於聖道者也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或曰童而習
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效反○秘曰紛如亂而
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秘曰紛如亂而
白首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
後能言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也○秘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
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
子請見孔子以絜已與之不詐詐也○光曰
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
儒佔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
詐勝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咸曰
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豎
子皆知之矣豈特楊子言而後辯哉夫不姦
姦者謂不姦其姦知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
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秘曰如使姦
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之也○光曰已之耳目多聞則守之以約所
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簡要○秘曰百家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
之聞守之以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曰衆言之見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守之以聖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秘曰
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
知聖道之卓○光曰約謂綠衣三百色如之
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世德堂刊
易卷之三

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

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

於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音鳥曰在則人

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

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

故曰不本諸身自求之義而勿求備於人

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

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

本真不能正已以正譔脩身而祕曰內充至理

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而行止出處皆

成律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祕曰矯思猶正思

也光曰思斯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

態切籀巨淹切

三

必中矣

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

宜莫定也。

○光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

子曰：中丁仲切。

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為揚子以為人性雜。

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

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楊子

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

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

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哀惡之

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

與善惡相混。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

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

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

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
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
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中主者可以引
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
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絲驪堯欲引
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
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
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
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楊子之意。謂
孟子曰：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曰：言人
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
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
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
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世德堂刊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
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
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
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
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
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
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
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
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
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
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
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
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
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
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
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
者憐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
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
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
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
性也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
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
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
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
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
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
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
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
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
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世德堂刊
易卷之三

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

也歟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

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

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祕曰揔百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光曰孔子以

王之法其事多矣然終不曰聖人樂天知命

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勤威曰孟子謂孔子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知命則不憂成曰

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桓魋或問銘湯曰若

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正考父之鼎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戒慎

皆有銘之類

之聖人之辭可為也所謂文章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

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

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是以君子彊學而力

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行貴令信敬素著○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

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

蠻貊之邦珍其貨而後市必貴價脩其身而

亦可行矣

世德堂刊

後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

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已道然後接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上交不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本有

李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

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

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

小人之交謂之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

而不為高不高矣祕曰譬如為山未仰天庭

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

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若仰觀聖人之道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知已所守之下矣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

邵也之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

舒為江都相下惟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

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使見

使見

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明儔誰○咸曰明謂

○秘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或曰仁

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以秘曰可義路也

○秘曰安處可以禮服也以秘曰可智燭也以秘曰可信符也

○秘曰安處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

○符契可以致誠○秘曰可以為驗處宅由路

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而秘曰發

道有意哉志於道謂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秘曰惡乎自畫○

語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

已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至寡也咸曰言世

○秘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光曰曰率馬以

驥不亦可乎率馬以材當以道當以仲尼之道

○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

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

尼之道深遠不可疆學○咸曰喬喬當為驕

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

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蓋大夫刺襄公無德
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
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
未論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
田莫莠驕驕而威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
思遠人心切切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圃
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
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
威思遠人而不見徒使人心切切而勞詩曰無
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光
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曰日有光月有明
吳本上田音旬喬音驕曰日有光月有明
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
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三
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不見

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
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
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
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
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
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
至榮枯莠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
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
音蒙 榮魂曠枯糟莠曠沈曰莠熟也○光摘
音蒙 堉索塗冥行而已矣 堉土也盲人以杖摘地
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榮明
也榮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莠如葭莠
之莠目精之表也言魂之榮明曠久則枯精
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
世德堂刊 易卷三

至於素塗冥行而已矣。○祕曰：榮光也。榮魂
神光精萃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抑宗元云
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
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撻地而求路。冥冥然行
矣。張晏云：草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埴
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
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
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
見日月則為棄目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
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
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敢問四
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及矣。行輕則招辜，
咸曰：冒禁必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好，輕
多故罪至矣。禮多儀，○咸曰：人多易好，輕
則招淫，○咸曰：嗜其邪。禮多儀，○咸曰：人多易好，輕
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
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
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
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
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義曰

世德堂刊 易子卷三 七

賈人術鬻過實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

然從吳宋本華實副則禮合禮文質彬彬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意也喻君子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臞曰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

樂○光曰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閭閻在上簞瓢粹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粹謂

以手粹菹茹也○秘曰那有道富且貴樂也

忽切百官牛羊若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

之樂顏氏德也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秘曰烏獲秦之力士千或問犁

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鞞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犁雜色玄黝也駢赤也豈有異乎○秘曰

為牛一也故曰然則何以不犁也咸曰言

祭祀之牲取駟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

世惠堂刊 易子卷三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祕曰致
廟山川貴純色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犁也之誤也夫晏饗之牛羊不毛雖雜
犁不犁也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
色可矣故犁與不犁皆用之○祕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割苦
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
則何必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矣
禮文也

其好問仲尼也

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

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

曰魯未能好問仲

尼故也

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問○祕曰今

魯不用其言非

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
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

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

者宜辨之○光曰與周道於東方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

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

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秘曰韓莊之書使人不

知樂禮樂之不存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

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

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

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麓迹一

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母百切言夷貉

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秘曰上衣

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乎非之聽口不隸乎

矣安用之

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秘曰無聽

善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

廿二

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則

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言

富貴不義而生志賢者曰義行義以

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巳志賢者曰義達其道

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者聖人曰神神德行

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也

而已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

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觀

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秘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

天地聖人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

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巳從賢人好

巳正聖人好巳秘曰欲廣其道天下

有三檢光曰檢猶衆人用家檢法光曰所

安利者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出其家安利者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

編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

○秘曰不性其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

○光曰如禽獸

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

○光

由於獨智入

世德堂刊

易

今從李本

由於獨智入

自聖門秘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禋身禋安○秘曰禋福也

曰提是支杜奚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

重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禋身矣外威儀也

法也○秘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

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

不放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肆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秘曰悔

吝生乎分元愾大惡也○光曰愾徒對切慎

之於微則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訓

過惡不大乎已苟或令人順已○秘曰上士好德聞言

乎已而誠之下士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

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

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秘曰

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

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

者是全德之人也故維聖人猶敬憚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二

